

我的温岭我的城
——庆祝温岭撤县设市三十周年暨践行浙风十礼·共创文明城主题征文一等奖作品



(太平小学丁一轩绘图)

活在时代里的城

市四中九(10)班 叶凯文 指导老师 陈华琴

“时代潮流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”孙中山先生如是说。

而今，我站在温岭的十字街头，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辆，竟忽然意识到原来时代已经向前走了那么多步。

温岭本不叫温岭，它由太平县转来，后来才有我们口中的温岭市。

我向路口的左边看去，那是一条稍见锥形又遍地泥泞的路。忆往昔，童年的记忆突然浮上心头。谁能想到，一个小县城竟能繁荣成如此模样，曾经的五龙山前，是良田遍野，春风一吹，绿满大地；曾经的贪吃街，店家肆意摆放，无序间充满了人间烟火气；曾经的横湖老城区，青砖绿瓦，小巷周围，坐落人家，一到傍晚，炊烟袅袅，饭香扑鼻，忍不住让人浸在温柔中。

从前的温岭，地上的石砖刻写着岁月的痕迹，斑驳的树影倒映着时代的年轮，那是一个活在我们记忆中的温岭。尚未修缮的，是年月的蹉跎，是历史的记忆，是过往一代又一代温岭人的生活方式。以前的温岭是那么淳朴憨厚，如一位老实的农民，向生活在土地上的子女们付出所有。

或许不该停在原地了。于是，我向前方看去，那是一条宽阔畅通的路。温岭的人们发挥着自己的智慧与创造精神，使高楼林立，为温岭烙上了时代的印记；又使学校兴起，一间间房屋内关不住的是孩子们的书声琅琅；再体育设施建造，到处有热情似火的年轻人在体育场上挥洒汗水，洋溢着青春。

一切都富有活力，一切都富有生机，一切都富有热情。温岭的人们面对时代的挑战，并未退缩，而是拿出了12分的信心与努力。我们相信，一定能将这座孕育我们的城市建好。我们看到，是教师在三尺讲台上情感饱满地向孩子们传授知识；是工人在工地上如火如荼地为温岭建造新的公共设施及建筑；是政府官员们一心为民地出谋划策。响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，我们温岭人从来不怕挑战，我们有的攻坚克难的精神，有的是克服一切困难的信心，有的是忘情拼搏的斗志。这就是温岭，我们也许在地图的角落，可是温岭像黄金一般的精神在闪闪发光。真正的光芒可以穿过地图的距离，射在每一片大地上。

或许你会问，那么以后呢？以后又该如何？难道就一次一次被动地跟着时代进步？难道我们每次都要做时代的跟跑者而不是领头羊吗？这不可能。我开始迫不及待地向右边那片未知的光芒跑去，那是尚在蓝图中的温岭，那是祖祖辈辈心中孕育的希望，那是我们人人都向往的新生活。未来是怎样的？那都是未知的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便是怀揣着一颗正在跳动的青春的心脏，为这座生我们、养我们的城，付出我们该付出的努力。

“无限的过去，都以现在为归宿，无限的未来，都以现在为渊源。”李大钊同志想要告诉我们的，便是在每时每刻都抱有最积极的热情，向未来，交出一份属于我们的满意答卷。未来从不是定数，我们是年轻的一辈，要承受的是比前人更多的压力，但那不是“摆烂”的理由。为了自己的幸福，为了温岭的幸福，为了国家的幸福，我们要在他们的基础上，把这座城市的精神发扬光大，使这座城市的面目焕然一新。

人生一世，来如风雨，去似微尘。但再小的风，也能风化石头；再小的雨，也能滋润大地；再小的尘埃，也是属于自己的行星。我站在温岭的十字路口，又仿佛站在了时代的十字路口，望着万家灯火，纵身奔向那未知的光明。

穿梭过时间的河

贵庄中学九(2)班 江俊灏

指导老师 陈林丹

午后，世间的一切仿佛都静谧了下来，时间在此刻的流逝似乎不着痕迹，我努力寻找它流动的 evidence。

独自坐在院子里，四处找寻，终于发现匆匆离去的云，我想，那或许便是我想要的证据。于是，我开始思考时间流逝的痕迹，想了许久，并没有答案，我开始向长辈询问。

“爸爸，您知道时间的流逝会留下什么痕迹吗？”爸爸用手托着下巴，思索了一会儿：“是温岭的经济吧。三十年前温岭刚撤县设市那会儿，经济状况可比现在差多了，那时候的人们才刚刚解决了温饱，生活水平远不及现在，现在经济发展起来了，人们挣的钱多了，就有条件去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了。”我感觉有道理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我又找到妈妈，“妈妈，您看到时间的流逝有留下来什么痕迹呢？”妈妈抬起头想了想：“应该是环境的变化吧。过去，人们都忙着办厂挣钱，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，污染日益加剧，河流大多被染了色，空气质量也日渐下降。但经过近些年来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倡导，优美的环境回来了，又可以时常看到蔚蓝的天空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。”我认为这也是时间流逝的痕迹，笑着点了点头。

最后，我来到爷爷的身边，“爷爷，您知道时间流逝留下来哪些痕迹吗？”爷爷捋了捋胡子，微笑着回答：“人的变化吧，三十多年前，人们的素质并不高，公共场合经常能看到有人大着嗓子喊叫，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。路上也充斥着人们落下的垃圾，城市的面容都因此遭到了破坏，甚至还时常能够听到看到打架斗殴的事件……但现在不同了，教育在发展，人们的素质普遍提高了，很少听到公共场合的喊叫声，很少看到散落在马路上的垃圾，很少看到打架斗殴的事件了。”我连忙点了点头，对爷爷的观点表示十分赞许。

我又走到了那个小院。枯黄的落叶凋零飘逸，窸窣着落在大地上。太阳已经挂在了西边，回想长辈们说的话，我开始思考，他们都说到了温岭的变化，他们所说的仿佛有共通之处。云朵依旧向远处飘着，随着不休止的风。我看着那被秋天瘦下来的满地落叶，那个答案呼之欲出。

“是什么呢？”我在心中问自己。忽然，我想到了一个答案——是发展，他们的回答都指向了一件事，那便是温岭在发展，温岭在撤县设市之后发展迅速，一切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经济的发展、环境的变化、人们素质的提高，这些都是温岭发展的证据，同时也是温岭取得的成就。于是，我更加确信，时间的流逝会留下“发展”的痕迹。于是，我认为，温岭的未来，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，在时间长河中闪耀出点点星光。

我们的十年

市五中九(2)班 王晨曦

指导老师 江甘红

2014年初的夜，我从深圳辗转到温岭，踏出车门，被风呛了一口，倒出满脑的眩晕，温岭的冬天就已开始了。我不去想这片陌生的土地是否欢迎我，只是努力地克服晕车。要追忆我与这座小城的开端，似乎太早、太轻悄了些。那阵寒风还没变，时间已经匆匆流过十年了。

因为这十年的缘故，爸爸笑着对我说：“云南是你的第一故乡，浙江就是你的第二故乡。”是吗？我轻轻地笑了。“故乡”，对于温岭和我来说，都是一个奇怪的字眼吧。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那个夜晚开始的往事，又被剪碎了在脑海里重映，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。

刚到温岭的我们，逼仄地寻找住所，缓慢地适应久违的冬天。温岭的昨天之于我，也许是石子路上飞扬的灰尘，是低矮的棚屋、肮脏的冰水，是生锈的铁梯和我小心翼翼踏上去的脚步，是成堆捆在路边的废料、无人在意的垃圾堆。爸爸妈妈对我讲大东厂被烧的事，面对着那片大火之后若无其事的空地，我怀抱有一种恐惧和敬畏，如灼伤一般加深了对温岭的印象。

那时，我上的学校很小、很狭窄，看着那么多挤挤挨挨的生面孔，听同学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话题，我满心以为自己将很快离开温岭，就像离开上一个地方一样。

这个模糊的猜想落了空，被我忘记，再想起来时，温岭已经成为了我的生活。

我仍记得几年前的夏夜，我和家人会扯着凉席走到草坪上，坐在上面数星星、聊天，四围偶尔会响起几声突兀的狗吠。夏天很长，风温热而闷沉，那是我人生中漫漫而数不清的夜，我们就这样消夏。

城北聚集了太多外省来的孩子，他们或来自贵州，或来自河南，或者其他地方。其中的几个是我的朋友。我们喜欢站在没有开发过的荒地边向远方望去，摘下野草当作蒲公英。我还记得她清脆地对我说：“我爸妈都在温岭待了十多年。”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，想象不出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，更不敢想象这个时间之前的温岭，是怎样一番面貌。

我们喜欢捡厂里不要的布料和线头，聚在一起拼拼凑凑又是一场童年的梦境，喜欢摘公园里的山茶花，喜欢买小店柜台旁边一元钱十颗的软糖和冰柜里的橘子冰。

我们的房东奶奶已经九十多岁了，头发全都白了。但身体仍然很好，每天坐在一楼做手工活。她总是和蔼地对我笑，“小人、小人”地呼唤我——温岭话，我听不懂，但我知道这个词是小孩的意思。奶奶会把红纸包裹的鸡蛋递到我手里，说上几句我听不懂的祝福的话，而我只有“谢谢”。

十年是我年龄的三分之二。另外三分之一给了深圳。我没有理由再对爸爸的说法存疑——不管我的第一故乡是不是云南，第二故乡确实是浙江了。

十年的时间随田野里燃烧桔梗的浓烟一起流逝了。今天的温岭，空中不再有那种刺鼻的浓烟，乡村的小路旁也不见废料堆成的壁垒。

温岭的今天之于我是什么呢？

大概是上学时那条布满石块和泥泞的路，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一条平坦的水泥路。大概是路过曾经住过的片区，惊奇地发现那里竖起一幢幢高楼，变成令我陌生的样子。大概是窗外果冻般湛蓝的天空，是难得一见的飘雪，是仍然不能完全听懂温岭话，和说着这些话的一张张熟悉的脸。

今天，不是昨天回忆的总和，而是超过回忆的那一步。譬如不再肮脏的公共厕所、有规划的工业区以及重新恢复清澈的小河；譬如我惊叹地说“都变成这样了啊”，心里却隐隐地确信，本该如此。

落笔写下这些文字时，太阳缓缓地落下，天气逐渐回暖，明天快要到了。我想，我和温岭都缓步向那个明天走着。“明天”和“成长”一样，似乎有很重的意义，其实只是几个瞬间的组合而已。我不由得发自内心地说：“明天会更好。”